

博客



我总认为电影可以类型化,但好的小说一定类型化不了。我有我自己写小说的方式和风格,也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常规的小说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我不是要与众不同,我只是要能认出我自己。

——摘自韩寒博客

当旧情人变成名人

吴淡如

<http://blog.sina.com.cn/wudanrublog>

美国总统候选人马侃曾经出过一本回忆录,提到距今五十年前,他在海军服役时,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巴西模特儿。

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媒体循着微薄的线索找到了七十七岁的泰瑟丽雅小姐,使她一时之间成为巴西大名人。

泰瑟丽雅还记得马侃,遥忆当时情景,还念念不忘他浪漫的吻。

不知道马侃有没有再看到五十年后的旧情人?虽然男人也会老,但年轻时以美色著称的女子变老起来,最令人唏嘘,

如今她鸡皮鹤发的样子,必然让马侃见了黯然神伤,感叹岁月不饶人。

泰瑟丽雅对着媒体侃侃而谈,仿佛仍怀念着旧情。这应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记忆之一吧。曾经跟美国总统候选人谈过恋爱,可能是她一生中最荣耀的记忆。

有趣的是,旧情人变成名人,男人女人的反应不一样。女人对于旧情人的未来前途,较能够衷心祝福,也会把他的显达当成自己的勋章。在伴侣面前,或者不愿提起,但在闺中密友面前,她们一定会

用又骄傲又心酸的口气说:“唉,如果当时选的是他,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她目前的婚姻并不幸福,她的懊恼感更加浓厚。

男人的态度,则通常是不愿提起,也不愿承认。一部分的原因,是怕身边的女人无端吃飞醋;另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嫉妒。如果他目前的发展比昔日女友差,或知名度不比她高,他绝对不愿意站出来承认:对,我曾经爱过她,以免人家说他靠女人炒新闻,又将他今日成就拿出来对比。

女人离开他之后的发展越好,他的嫉妒感越浓。

如果那个成名的女人身边有比他更成功的男人,他更不愿承认跟她谈过恋爱。

如果她目前婚姻并不幸福,他会有疼惜感,也会暗暗地想:唉,谁叫你不长眼,还是我比较强。

那些在女人成名后,出来披露当年暧昧情事以赚取曝光机会的男人,天下都不耻。

而在男人成名后挺身披露当年绯闻的女人,则令人替她觉得悲凉。

谁信任谁?

刘旗辉

<http://blog.sina.com.cn/liuqihui>

在这个信用严重缺失的社会里,我们来大谈夫妻信任,真是有些为难,家庭的信任危机,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信用危机,相爱时,彼此的那些承诺,犹如秋天的落叶,经不住秋风横扫,担当的责任不履行,答应承诺不实现,内心的小九九总是希望自己多保留一些残余,不是说爱我就应该毫无保留地信任我吗,两个

以前什么关系都不是的男女走到一起,凭什么我要信任你?凭什么能白头偕老?

于是,夫妻的信任基石,在渐渐被本能的防范掏空,彼此的猜忌和不信任,在正常的理解中变成了谁先迈出信任对方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步伐。

这些,本质上是一个谁先信任谁的家

庭问题。彼此信任是生活的需要,是家庭的内核,一个躲避风雨的小舟,就你们二人划行,没有彼此的关爱和信任,有时候比狂风暴雨更危险,只有信任才是保护我们在风雨中豪赌一把的信念。

要知道,更多的时候是有了第一次动摇就会有第一次怀疑,殊不知每天看到听到想到的那些男女如何不可靠的新

闻,往往离事实的真相又有多远,你在怀疑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开始在怀疑自己。

不要怀疑,不是不要怀疑对方的行为,而是不要怀疑对方的内心,“不要辜负你对我的信任”,这是一个强大的声音,家庭中最大的资产是信任,信任没有了,这个家庭的躯壳还能剩下什么东西?

逝去的青涩

肖涛

<http://blog.sina.com.cn/chenjiaojiao>

英雄迟暮,偶像黄昏。在这个野性被日趋删减、夷平的时代,或许,只有把酒临风,凭栏击掌,以回眸的眼神,眺望已去的青涩年月,才可以钩沉那杳然不再的未酬壮志,用以薄奠那绝然逝去的风影。

陈家桥开始忆旧了。是的,每一个写作者要么直逼现实存在,然后以逆时针的方式,不断整合并重塑一个牢不可破的自我;要么以顺时针的方式,有条不紊地与自我如影相随,并驾齐驱,共同成长。

陈家桥的小说以前卫性的精神迷思为起点,然后以成长叙事再创新高。

一条咬啮肉身的蛇,勾勒出陈家桥与小说为伴的人生轨迹。

《少年王》是表征小说家陈家桥讲述个人记忆并将此记忆融入集体记忆以至于成为中国经验的杰作。

在2009年《作家》杂志上发作以来,即引领风骚,而今出版发行,更令人瞠目结舌。

缘故在于陈家桥的语言风格,恣肆不羁,风流洒脱,绵密细长,能将人的呼吸缠住,最终窒息于那个叫“大小二”少年英雄身上。

陈家桥依托的叙事时间,为文革末期,政治禁忌依然存在,巫术之风开始解禁。猎豹的少年,最终以拯救一个罹难的叫老高的大人物,而最终改变了命运走向。从此,政治与巫术的双重保护伞,隐

现撑开,佑护着少年成长的迷惘与正义的张扬、原始的恣睢和暴力的表演。

“三线厂”除了王小帅电影《青红》有所表征外,只有陈家桥全方位地跟拍其由文革末期到1980年代解体的大致过程,这一过程却又与社会发展保持了合辙。乡镇企业的诞生、个体经济的发展、村干部的腐败、计划生育的严酷、大众文化的兴起、街头少年的盘踞、教育体系的症结、严打形势的紧张以及家族械斗、团伙犯罪等等事件,被陈家桥一一捕捉,从容展开,却获得了集体记忆的文化意义。

除了涉及“三线厂”的兴衰与乡镇私营经济的萌发进程外,我认为《少年王》超

出2009年诸如《东北往事》、《黑道》、《日本黑帮》等“黑道文学”的地方,在于凸显出了小说的文学性以及人物的个性。

所谓文学性,即在于聚散分合的叙述视角,能衍生出更丰富的文本空间。其次在于小说中充满了繁复驳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和民间信仰诸意识形态,杂糅一体,使得小说体现出了某种文化人类学的特质。还有,陈家桥塑形“大小二”这一人物的手法,包括烘云托月、正面叙述、传奇演绎、补叙等,皆显示出一个小说家驾驭长篇文体的虚构能力。

也因此,“大小二”这一“老二”级的人物,才成为过目不忘的独特的“这一个”。

狗命

蔡澜

<http://blog.sina.com.cn/cailan>

香港的街头巷尾已有宠物店,但规模都很小,没有一家特别高级的。

不知怎么扩充宠物店?容易,到东京或大阪跑一趟可也。他们那总比香港快一年半载,而香港则比其它华人地区快两三年。

街上,你可以看到日本狗穿得比它们的主人更漂亮。东京和大阪有大把嫁不出去的老姑婆,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了就

拼命往她们的狗儿身上花。

最流行的时装有狗衫、狗披肩、狗外套,甚至有狗眼镜和黑超。仔细看服装上的纹样,竟是名牌。

把狗打扮得美丽,路过的人就会惊叫:“可爱 Kawaii!”反正女主人一生也没被人称赞过,听了洋洋得意。主人和狗走累了,就到宠物咖啡店去憩一憩。

如果要出差,只好寄居高级酒店,大

型的有狗餐厅、狗美容室和狗水疗院spa,很多年前,已有女护士用手的服务,为发情的雄狗解决问题。

轮到女主人自己买衣服的时候,已可以把狗带进时装店了,从前宠物止步的地方,当今不开放没人光顾。

狗一有什么不妥即带去看医生,比自己的父母生病还要紧张。最好赚的还不是普通的兽医,也开始有替狗相命

的了。

狗心理医生向女主人的一番问话后,通常摇摇头,做以下的诊断:“你的狗不开心。”

当然不开心,本来不必穿衣服鞋子戴眼镜,多了那么多累赘怎会开心?全日本一年有二十万只猫猫被主人遗弃,你这条命算好的了,照乡下人说:“下世投胎,也得选个好人家呀。”

